



不看金庸劇

日前又有新拍的《射鵰英雄傳》電視劇熱播，朋友問我有沒有看過，有什麼意見或感受，一般就只簡單回一句，就是總有二十年以上不看金庸劇了。這類劇集每隔三五年就有人重拍，意義不大。只那些金庸小說讀得不熟，又或者沒有怎麼讀過的新讀者才會去看。今次其中一個點點是苗僑偉三十多年前演楊康，現在改演東邪黃藥師。

現有讀金庸小說二十年以上的資深讀者到了二十一世紀還再看金庸電視劇，便直率地說「只有傻瓜才看」，既浪費時間，看了又會不高興，何苦？

普遍的毛病是改內容。「小查詩人」說過，他的小說改編為電視劇可以刪，但不要增。結果多數是製作者人改得興起，以致面目全非。

為什麼要重拍？倒不是因為這幫製作人對金庸小說有了什麼新的體會，只為省事省氣力而已。你們要用全新的故事拍攝一部成功的劇集，必須得很費力去經營。比如說幾十年前的港劇《上海灘》，周潤發飾演的許文強和呂良偉飾演的丁力這兩個人物，有誰對他們有任何認識或感情？製作團隊要一步一腳印的去塑造。編、導、演，還有製片、策劃之類的人員都要「摸著石頭過河」。弄得不好而收視欠佳，就得有人要承擔責任。

金庸劇拍得再不濟，也可以守住「基本盤」呀！那為什麼要改？改「小查詩人」的故事，會不會有優

越感？堂堂「金大俠」的經典人物故事都任我改，我喜歡加的便加，喜歡刪的便刪，何等快意？有時甚至改動「大配角」的生死。記得有一年的《射鵰英雄傳》，將原著中全真七子早死的譚處端，改為劉處玄代死。這樣改，我看不出有任何意義可言。

編劇要改這改那，除了彰顯個人的「執筆權」之外，還有要「幹點實事」。收了薪水卻去忠於原著，那麼你這位編劇大老爺還有任何的存在價值嗎？他們改得「過癮」，或許不知道早已給許多忠實讀者咒罵，就像《鹿鼎記》中韋小寶罵吳三桂那樣，罵到他「十九代祖宗的奶奶」去。

主流觀眾只熱烈討論主角的人選，以《射鵰英雄傳》為例，主要就是郭靖、黃蓉，許多時連楊康、穆念慈也沒誰管，觀眾都覺得無所謂。東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老頑童周伯通等也可能引起話題，例如今回呂良偉演一燈大師，早年他卻演過胡斐呢！

真正忠實的讀者，則會對江南七怪這樣「閒角」的選角，以至造型也更多有要求。有一次重拍《笑傲江湖》，那位魔教長老曲洋，竟然找來一位牙齒也掉得八八九九的老人來演，這算是什麼概念？

觀眾容易先入為主，我是未熟讀《射鵰英雄傳》前看白彪和米雪主演版本，他們能夠由少年演到中年，連拍《射鵰英雄傳》和《神鵰俠侶》不換角。蕭笙叔應記一大伙！



搬房子的原因

剛剛看了一套日本電視劇集名叫《只有吉祥寺是想住的街道嗎？》，這套電視劇集講一間日本稱為「不動產」，即是香港的地產公司，專門幫助客人找尋房屋的買賣租賃商店。

劇集裡面有一句話說令我很有感覺，其中一位女主角說：「其實在房地產公司工作的我，有著很大的責任，因為來找我們幫助的人有不同的遭遇，有些是很開心終於可以儲到一些金錢購買屬於自己的物業，但另一方面有些人可能因為一些感情問題鬧分手婚姻破裂，結果便需要自己找尋另外的居住地。」我即時覺得好像自己也曾經歷過這些階段，需要這些地產公司的幫助。

還記得在加拿大生活的歲月，曾與喜歡的人居住在同一地方，但因為某些問題的緣故，決定離開一起生活的傷心地，結果便找來地產公司的朋友幫助，我也這樣走過這些經歷，所以看著這部電視劇集也很有同感。

看著電視劇集，突然心血來潮，很想跟自己算算，回到香港之後住過哪些地方，後來才發現原來搬屋已是我不多兩年便會做的指定動作。還記得最初為什麼決定回港生活的原因，因為最大的動力就是有位當時在加拿大電台工作的同事跟我說：「如果你決定回港工作，我可以借一個房間給你暫住。」

因為香港的房屋問題一直存在，

就算十多年前自己也察覺得到這一點。所以當這個舊同事跟我說了這番話之後，我便作出慎重的考慮決定回流香港，自此便走上了好像有點漂流的生活。

在這裡讓我跟大家說一下我曾經在香港居住過的地方，包括：「銅鑼灣、上水、葵涌、沙田、九龍塘、大圍、將軍澳、土瓜灣及現在的地方」，你想想，只不過十九年的日子裡，我便居住過包含九龍、新界及香港島的地方了。

所以搬屋對我來說可以算是家常便飯，當然我自己也不想這樣，也希望有一天可以真正擁有屬於自己的物業，不要再這樣過着漂泊的居住生活。

有一些朋友也曾經跟我說：「你在香港生活了十多年，為什麼最初不決定買房子？」雖然十多年前香港的樓價沒有現在的瘋狂，但對於當時的我，雖然有着一份穩定的職業，但收入也不是很多，所以很難儲到一些作首期的金錢，歲月過去，樓價也不停的攀升，所以其實現在要擁有自己物業談何容易。

所以我覺得，其實每一種職業也有着不同功能，不多不少的正在幫助別人解決問題，尤其是服務性行業。就好像我主持的音樂節目一樣，雖然是在凌晨時間，但能夠與聽眾分享不同類型的歌曲，我深信，這個機會也可以為一些感到寂寞的聽眾朋友們加添生活色彩，給他們一點慰藉。



憶越劇宗師

第二十七屆上海白玉蘭戲劇藝術獎早前揭曉，三位年逾九十的越劇演員傅全香、徐玉蘭、王文娟都分獲終身成就獎。

猶憶上世紀六十年代，江浙滬移民雲集北角，被稱為小上海，吳儂軟語，充斥在今皇都戲院舊址周圍。上海菜館也因時而興。今天江浙人士，已融入香港社會，他們的一代兩代，更能操流利廣東話，再分不清晰是上海人的後裔，誰不是了。

上海人或稱江浙人士，善於營商，其中著名商人王寬誠，早着先鞭，在北角新區買了許多物業，今華豐百貨和新都城附近的地段都是他的。我在一九四七年大學畢業後來港任教，北角屬於「郊區」，地標就是一家商務印書館的工廠，位於今華豐百貨公司地段。

當年我所服務的培僑中學在跑馬地樂活道，因學生眾多而擴充班級，原來我們這些年輕未婚的青年教師的集體宿舍，也都改為課室，以便增班容納更多學生。我們住到偏僻的北角的單身宿舍，每天要乘坐校車回校工作，被笑稱去「邊疆」。後來商務印刷廠搬去新界，當今華豐國貨，成為北角繁榮市區的地標。

俱往矣，一晃已近七十年，郊區變成市區。當年我初到香港，波斯富街與軒尼詩道交界的中心點，即原中國國貨公司現為東方表行的地段，是郊區一片荒涼，據說地價只值每呎三元，現在恐怕要以萬元計算了。

成語說滄海桑田，香港就是一個填海而成的大城市，不說青年人可能不知道，謝斐道和駱克道原是填海填出來的。這是我在上世紀四十年代後來港時的情況，更早的我就知道了。

回頭再說，這三派宗師傅全香、徐玉蘭、王文娟，三位都已年逾九十的越劇表演藝術家，當年除了徐玉蘭稍為年長之外，其他兩位，都是青春美貌的花旦。歲月不留人，她們應與我是同齡人，除徐玉蘭已故去外，傅全香、王文娟兩位仍健在，希望她們永葆心境青春，健康長壽！



王文娟(右)獲白玉蘭戲劇藝術獎頒發終身成就獎。網上圖片



職場勝利者

有些人抱怨自己沒運氣，擁有學位卻找不到工作，光羨慕別人一帆風順。其實香港人很幸福，這裡失業率去年是百分之三點二，跟某些歐美國家的雙位數字比較，屬極低的了。有說這失業率減去一些不願工作的人，幾乎是全民就業。

不過青年人找不到工作是什麼原因？有個大男孩，在香港的大學讀工程，兩年只待在家裡不工作。父親退休了還要出來工作養家。問他為什麼不找工作？他竟懶洋洋地說：「現在的建築業難找……」我立時回應：「怎麼會？香港有眾多工程在進行，建築業是最吃香且且薪酬高……」這時他旁邊的母親插嘴認同兒子找工作難的講法。

明顯地問題出在兩母子的心態，不是社會問題。青年人錯過了發奮的黃金歲月，便易墮後。但看來旁人難以相勸。

另外，有個年輕女孩剛在外地完成大學課程，回港找工作，由於她打算申請的職位必須畢業證書以證

明學歷，於是在畢業禮前她便打起散工來，透過網上找工，回港後第三天便上班了。由於是散工，不是每天有工作，她便申請多份工，最近聽說是做六、七份，有酒店、速遞、書店等不分高下的工作，她做事積極投入深得僱主喜歡，兩三間機構包括六星級酒店也招攬她當長工，只是她志不在此。

在此之前，每年暑假或聖誕長假，她都會去修讀不同的證書課程如急救、拯溺、飛行等等，全面充实自己。努力為準備一張配合個人理想職業範疇的履歷表。

從兩個例子中可窺見一個人的事業是否成功，學歷與運氣只佔小部分因素，性格才是關鍵。凡事認為不可能的人，形同給自己關上了前路的門，只餘下一縫隙讓幸運之神光臨，卻在抱怨世界不公平。

每年各大專院校和從外國回來的大學畢業生數以萬計，如何在職場上爭得一職位，的確要有吸引的個人條件與良好的態度，不然就如同掉進了筲箕被淘汰掉。



畢業季，「頌」歌不輟

「六月，這一聲畢業快樂，可能此生不再相見，但我們的心總在一起。」每年這個時候，校園論壇上總是瀰漫着淡淡的傷感，在花樣畢業照與班級「歡樂頌」中溢出，蘊藉着澎湃的青春與躍動的心靈，叫人感嘆又珍重。其實，「頌」歌起處，往事並不如煙，我們留戀與不捨的是那些未完成的深情。我住在某所高校家屬大院，與大學一條街之隔，當年的郵局、書店、電話亭等難覓蹤影，取而代之的是小吃店雲集。然而，記憶最深的還是每年畢業季的一曲曲「離歌」。二十多年前，很多貧困生自己都有小煤氣爐和鍋碗瓢盆，可以在樓道裡做飯。

畢業前夕，他們會集體出巡菜市場，回來親自操刀做菜，大份的辣子雞、番茄炒蛋、紅燒排骨，盛進白瓷碟子，再拎來成摺的啤酒，喝個一醉方休。樓道裡煙火氣十足，啤酒瓶與垃圾袋齊飛，宿管大媽也會睜眼閉隻眼，因為第二天他們會自覺清理，這是最後的告別儀式。

臨走時，還會請宿管老師吃頓飯，告個別。沒有「卡嚓卡嚓」的定格，沒有微信陌陌的通聯，留存的是人與人之間最質樸的感恩：「謝謝您的陪伴與包容，無論走到哪裡，我們都會記得母校和這個大家庭。」猶記得，一曲浪漫而動人的離歌。臨近畢業，有個男生查出患上白血病，老家在農村僻壤，父母背朝黃土面朝天，下面還有弟妹，上哪兒籌那麼多錢給他治病？此時，有個女外教主動慷慨出資，為他解決部分醫療費。

其實，之前他們就傳出師生戀，在那個時代，這樣的戀情難以得到認同，只能隱秘進行。他們情投意合，彼此信任，生活上互相支撐。他外語好，做她的翻譯，她愛美食，做他的廚娘，這樣的愛情，誰能說沒有明天呢？「我愛他，我愛的是他這個人，而不是其他，這些就足夠了！」她用蹩腳的中文說道。男生畢業，女外教做出一個大膽的決定，帶他回美國，尋求好的治療方案，而後舉辦婚禮，這是後來發生的事情。每當鬧鐘鐘曉曉的《春在綠蕪中》，我就會想起他的故事，「少年心事千闌秋。太陽底下事事新鮮，樣樣可戀。與自身戀，與師友戀，與萬物戀。學校家庭，師友至親，無非縫紉。」

畢業季，愛情的離歌並不都是歡欣的結

局，很多時候，是破碎的，絕望的，使人刻骨銘心的。比如，曉風與傑瑞。大一剛進校門，社團聯誼會上，兩人相識，相戀，很快確定戀愛關係，這一切來得水到渠成，好像月下老人特別眷顧他們，周圍同學都艷羨不已。單車後座上的泉水詩話，泉城廣場的深夜約會，南部山區的公益騎行，魯能球場的狂熱吶喊，暑假租房的二人世界，還有非典時期「飛」進校園的炸雞腿……太多的難忘，鑄刻在他們的腦海中。

三年時光在指縫間溜走，畢業之際，他們各自規劃前程，然後約定婚期，說好的要在大明湖畔拍攝婚紗照，說好的領完畢業證就去見父母、定日子，說好的先兩地分居，發展幾年後回濟南，過泉水一樣的詩意生活。

可是，發放畢業證的前幾天，曉風帶傑瑞回老家，傑瑞叫上爸媽，驅車來到她的老家，在酒店設宴接待，卻發生誰也不願看到的一幕，她的哥哥不同意，她的父母有怨氣，雙方發生激烈衝突，傑瑞被送進醫院。那一個夜晚，抵得四年大學所有夜晚的漫長，「黑夜是愛情的補丁，比黑夜還黑的是心的死亡。」「沒有可能了，是我對不起她」，傑瑞含着淚說道。

畢業那天，同學約約出去聚餐，他租來裝箱，從四川獨自騎行去了青海，回來時見他，人又黑又瘦，他說，這趟旅行讓我明白了，分手是互相成全，新的愛情又開始了。有多少甜蜜，就有多少分離，一曲動人心魄的離歌，其實也是成長的協奏曲，在提醒着每個人：畢業是一個節點，跨過去，你就能擁抱開闊的人生，等待你的是生命的晴天，那些傷痛，無力，惆悵，不過是為你的青春鑲了一道金邊，用來裝點你的行囊，為再次上路積蓄力量。再回頭，已不是從前，因為，「回憶是我們每一個人的石頭，慢慢地變成了翡翠。」

漫步在校園裡，身着制服的保安，與我擦肩而過，撿瓶子的老阿姨，一路低頭「探寶」，奔跑的快遞物流車，如甲殼蟲集體蠕動，帶走的與其說是行李，不如說帶着體溫的思念與永遠年輕的校園。操場上，跳蚤市場沒有我想像中的火爆，甚至幾分冷清，耳畔響起朴樹的《那時那開》，「我曾以為我會永遠守在她身邊，今天我們已經離去在人

海茫茫，她們都老了吧，她們都在哪裡呀……」此時，販賣的是記憶，出售的是美好，那些物什是沒有標價的，或者是留給學弟學妹的青春紀念品。我精心挑選幾件，耳釘，手鐲，小燈，幾本泛黃的文學雜誌，像是溫故青春，滿足懷舊的需求。手捧雜誌，翻開，刺眼的陽光投過來，滿心滿眼似乎都是金色的鈴鐺響，在我的心頭砸出一串串音符。

《時光》，我想起了他，那個頭髮鬆曲的文學社長。他瘦高個兒，頭髮自來鬆，很多同學叫他「方便麵」。他愛好文學，經常舉辦文學沙龍，主辦校園雜誌，他的詩歌征服過無數學妹。大二那年，他戀上一女孩，狂追，熱戀，送禮物，打熱水，陪旅遊，他家極其不好，利用周末做家教賺錢，毫無保留花費在她的身上。他為她寫詩，一首接一首，晚自習後在公樓樓下等她，等來的總是她的室友，她不見。

她根本不愛他，終於找到機會，向他說明，他仍不死心，窮追不捨，直到他的新男友站出來，守着眾人的面，將他狠狠暴打一頓，他從地上撿起支離破碎的鏡片，大聲說道：「兄弟，好好待她，否則我饒不了你！」轉身，大步跑開，他留下一個高大的背影。

畢業那天，她去送他，試圖給他一個擁抱，他拒絕了，頭也不回地離開了，事後請舍友交給她一個筆記本，全是寫給她的詩，那一刻，她淚流滿面。後來，她才知道，畢業論文答辯的時候，他私下找過老師好多次，讓老師給她通融下，別太為難她。

「無論走到哪裡，都應該記住，過去都是假的，回憶是一條沒有盡頭的路，一切以往的春天都不復存在，就連那最堅韌而又狂亂的愛情，歸根結底也不過是一種轉瞬即逝的現實。」哥倫比亞作家馬爾克斯如是說道。

再回首，卻不是從前，心依舊，不過是枉然。人的一世，不過是從不明白到明白的頓悟過程，所以，求學之路上的畢業離別，就是「弱冠禮」或「成人禮」，或稱精神驛站，供我們日後憑弔與追憶。

「不到最後一刻，絃歌不輟」，而如今，即便離別時分，我們也是「頌」歌不輟，因為隱匿歲月褶皺中的款款深情，因了心中永不消歇的生命眷戀與青春夢想。



讓「景仁榜」活起來

故宮有個「景仁榜」，但對一般人來說，卻不一定知道——那是從2010年4月後，紫禁城內東路的景仁宮首次對外開放，故宮博物院將其改為專門陳列捐獻文物的展館，並取景仁宮「景仰仁德」之意設立「景仁榜」，專榜表錄從1939年到2005年共捐贈33,400多件珍貴文物的682位捐贈者姓名，以向他們表達深深的感激之意。

如此，景仁之舉最近經過一位叫何剛的河南農民意外離世而引起了很多人——當然也包括小狸在內的格外關注。因為1985年的時候，即32年前，何剛在老家建房挖地基時，意外地挖出了一缸窖藏銀器，這缸寶貝共19件，係元代銀器，十分珍貴。接下來，這位當時並不富裕日後更是一直艱苦的農民何剛毫無保留地連銀器帶缸都一併捐贈給了故宮博物院。因之，故宮的景仁榜一直載有這位農民何剛的光輝姓名。因之，這個載有「意外離世」何剛姓名的景仁榜也意外地引起了普通人的格外關注。或者可以說，捐贈者何剛離去了，景仁榜卻在大眾視野中鮮活起來。

小狸一時間還很難說這是不是一件好事，但卻一下子對那個「暮氣沉沉」的故宮有了些「鮮活」的印象，甚至內心深處也對他們的做法有所「感激」了。

首先，感激他們7年前就在故宮設立了這麼一個「景仁榜」。雖然一直不甚了了，但不等於他們沒有誠意感激。有一位古希臘哲人早就說過：「出自內心的也就能進入內心。」我們將和故宮博物院一樣，

永遠感激景仁榜上那些偉大的捐贈者，他們不僅是傳承我國傳統文物與文化的無私者，更是發揚光大我們中華民族優良價值觀的身體力行者。其次，故宮博物院不僅在7年前設立了這樣一個景仁榜，而且通過這次的「何剛事件」，讓我們「意外地」知道了他們的踐榜精神是多麼可貴。

例如，漫漫32年儘管故宮的人事有交替，但捐贈者何剛的艱苦生活一直也沒有離開過他們的視線。據早已退休的某故宮人士講，由於院裡並沒有專項援助資金，他曾親自寫報告申請，先後於2003年和2006年兩次為何剛申請了共10萬元的生活補助。這位人士還強調說，故宮博物院會為有捐贈貢獻的人提供幫助。除何剛外，其他人也曾有過類似情況。

小狸還注意到，故宮博物院的「踐榜精神」除了上述這種物質幫助以外，還有對捐贈者持續不斷的精神弘揚，例如這次河南農民何剛的意外離世，甫一獲此消息後，故宮博物院即鄭重決定要為這位平凡又偉大的「農民捐資人」舉辦追思會，而時間就定在6月22日下午。

此文成文於6月21日，正是為此所寫。緬懷何剛，感謝故宮。更希望「景仁榜」上那其餘681位的故事能因此而鮮活起來。



故宮博物院 網上圖片



差點成導演的香港學生

自從上學，一直在男女混合學校就讀，到了北京，起初在華僑補習學校，也是一樣。忽然分配到正規中學，卻是男校，也就是人們口中的和尚學校，有點不習慣，但不驚奇，而且很快就習慣了。後來還覺得方便，因為男校，除了個別女教師外，其他都隨便，不用避忌。也可能因為如此，說話也就更加忘形。

學校操場角落，有一間露天沖涼室，並沒有正式的門，圍牆只開了個口供人出入。夏天時，我們幾個寄宿生便去那裡沖涼，有人甚至大聲歌唱。大家赤身露體，也不尷尬。有個同學，一邊沖涼，一邊說，將來我們都會找到朋友！我一愣，知道他意有所指，但也沒好意思細問。其實，剛到北京時，集體沖涼，我死都不肯脫內褲，給他們取笑了半天。有什麼辦法呀，不習慣嘛。

那時，平房老校沒暖氣可供，冬天只好生火

爐取暖。晚上是自習課，當時困難時期，糧食定量，我們每人每月三十六斤，學校當局動員自報公議方式，減定量。這一幫歸僑學生也全都減成三十三斤。但獲得晚自習可以自由在宿舍休息的待遇。外面北風呼呼吹，我們在宿舍裡圍爐取暖，一面不斷把劈柴送進火爐裡，一面聊天；許多時候都免不了會談論這裡的什麼東西好吃，當時就叫「精神會餐」。

香港學生潘就幾次悄悄地西長安街電報大樓對面的「全聚德」分店吃烤鴨，那時是十塊錢一隻，我們一個月的伙食費也才十塊錢，相對當時的物價，烤鴨是高價了，一般人無法消費。我跟他去過，只見他手一揚，就有相識的夥計匆匆而來招呼入座。原來有內線！記得當時我說，他也只是哈哈一笑了之。

他考上了北京電影學院，和後來著名導演鄭洞天同班同學。學校與我上的北師大臨近，來往較多。他喜歡攝影，有一年冬天，他帶我去

頤和園，照了許多青春時期的相片，那時照相不似現在那麼便利，也因此，留存到今天，成了珍貴的發黃紀念品。記得他提過，六中前，他曾與女生演過話劇，好像是根据莎士比亞《奧賽羅》改編，他任男主角，後來曾跟扮演女主角的女生談戀愛，並且有聲有色地描述如何在中山公園騙她閉上雙眼，然後摟着她擁吻的細節，令我們這些情竇初開而又沒有任何經驗的少男們，既驚奇又新鮮刺激。

後來，在一次除夕晚會上，他聲情並茂地朗誦海涅的情詩，令我們嘆服不已。就在那一晚，當元旦鐘聲敲響，無家可歸的男女歸僑學生們互相慶祝新年快樂之際，他隔桌跑了過來，一把擁抱著我，在那一刻，我百感交集，父母遠在南洋，一時之間竟一點流淚出熱淚。後來，他有個女友。不久，女友換了，換成女友的妹妹。那又是另外的故事了。